



欧阳修“荐才”的襟怀

江舟

欧阳修是人们所熟知的北宋著名文学家,他在政治上属于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良派,性情刚直耿介,直言敢谏,在官场上几经沉浮,先后做过滁州、扬州、颍州的地方官,后来调回京城,在朝廷中历任翰林学士,枢密副使,参知政事等要职。欧阳修三起三落,历经坎坷,深知成才之不易,所以特别注重擢用人才,提拔后学。凡是有才华者,不管相识与否,个人政见恩怨如何,都能大力扶持、荐举。

王安石自幼喜欢读书,据说能过目而终生不忘。经朋友曾巩引荐给欧阳修,欧阳修读了王安石的诗后,非常赏识,到处为王安石推广。他写了一首《赠王介甫》,有“翰林风月三千首,吏部文章两千年”之句,把王安石比作李白和韩愈。可惜王安石因为学术观点原因,并没有把欧阳修视为知己,不以为然地酬答说:“它日若能窥孟子,此身安敢望韩公。”他在这里自比孟子,以经术为己任,而不接受欧阳修的赞誉。欧

阳修对此并不介意,后来他在奏折上推举三人可以为相,其中便有王安石。

欧阳修推举为相的还有另外两人,分别是吕公著和司马光。吕公著当年极其排斥范仲淹,也是把欧阳修贬谪到滁州的主要参与者,司马光曾经在一场政治争论中也视欧阳修为异党,与欧阳修关系并不融洽。然而,欧阳修却能做到唯才是举,不计个人恩怨。所以后人评论欧阳修“于晦叔(吕公著)则忘其嫌,于温公(司马光)则忘其议论,于荆公(王安石)则忘其学术,世服其能知人。”

苏洵二十七岁发愤为学,然而却屡试不中,便烧毁所有文稿,闭门苦读,很快就精通了六经和诸子百家,下笔如江河之水滔滔不绝,片刻千言。苏洵与当时的成都太守张安道相熟,在他和儿子苏轼、苏辙同赴京城赶考之前,曾经从家乡眉州去成都求太守张安道为之斡旋。张安道说,我能力不够,欧阳修是当今文坛领袖,应该能够帮上你们。欧阳修和王安石曾因政见不同

而交怨,这时候,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士,他很清楚苏洵父亲和王安道的关系,见到苏洵父子三人后,并没有给他们父子以冷遇。特别是当欧阳修读了苏氏父子的著作之后,极力赞誉说:“后来文章当在此。”,并且把苏洵的文章呈送给皇帝审阅,曾经默默无闻的苏洵顿时声名大噪,京城士大夫争相传阅他的诗文,效法苏洵的文章。欧阳修看到苏轼的应试文章后,赞许地说:“此人可谓善读书,善用书,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。”他还对梅尧臣说,我要给此人一个出人头的机会。为了扩大苏轼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和声誉,欧阳修在嘉祐五年亲自保举他参加殿试,这种满腔热情奖掖后学的精神,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

襟怀是一种气度,襟怀是一种雅量,襟怀也是一种品格。欧阳修的“荐才”襟怀,给了王安石、苏氏三父子等一批文坛新人脱颖而出的机会,成就了北宋的文章盛世,对当时乃至后世的文坛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。

大家风采

瓜棚豆架雨如丝

李季

一段纱布,与整匹的纱布一起,或裁自布店,或裁自农家机杼。细密的纹理,洁白皮肤,轻盈的身躯。如一位初长成的少女,放哪儿都是一处风景。她的前身,或源于大工厂机械上密集的纺织,或源于乡野的棉田,心中印着晴日里天空中飘逸的白云。

尴尬的蒸笼布

徐玉向

这种成色的纱布,通常会用来做什么?一件贴身的内衣,外套的夹层,被子的里料,袜子等等,再不济也可做窗纱,口罩,包扎伤口。倘若添染了一些颜料,那用处就更多了。唯一没有想到的是,一朝被一双粗糙的手直接按进冷水里洗了个澡,周身尚滴着水,折叠一下塞到了锅边,成为蒸笼布。

炽热的铁锅,木纳沉重的锅盖,令人窒息的水蒸汽,时时肆意煎熬着纱布单薄的躯体。她想逃,奈何身陷铁锅与锅盖的缝隙里,由最初的挣扎,到慢慢被水蒸汽浸得周身臃肿。那双粗糙的手一把捞起,攥着反方向一拧。身体里的水哗哗地掉进盆里,她似历了一场劫难。本以为劫难已过,冷不防又被按在原处,继续被水蒸汽折磨。

直到揭开锅盖的那一刻,那双粗糙的手再一把捞起,攥着反方向一拧。待她周身水净,又被按在冷水里洗刷一遍,终被晾在院子里的绳子上。自厨房出来,再见阳光,她心中的那片洁白的云已如身子一般,平添了一层灰暗。大抵,物命如此罢了。

日子一天赶着一天。蒸笼布隔几天就被拎进厨房,重复着之前的折磨。她再也没有逃的心思,心中的那片白云没有留下一点影子,身子骨更是日益松散,臃肿不堪,表面如厨房的墙壁,透着铁锅的底色。那双粗糙的手,日益感觉亲切起来。倘若一段时间没被那双手碰过,她周身透着不自在。

每逢揭开锅盖之际,蒸笼布就会遭遇一场尴尬。白瓷娃娃一般的馒头被食者称赞时,远远传来双粗糙手的主人的声音。或说柴火的无妄奉献,或说铁锅的鼎力相助,甚至连锅盖也具有沉着忍耐的优良品性。唯独,没提她的半点功劳。

蒸笼布不甘心起来。再进厨房时,她使劲挪,使劲挤,生生避开一丝缝隙,水蒸汽得以突突往外冒。

不久,蒸笼布被那双粗糙的手扔进了垃圾桶。她原来的位置,出现了一段崭新的心中同样印着晴日里天空中飘逸白云的纱布。



瓜棚,豆架,是乡村最寻常的风景。

瓜棚是竹子和稻草搭成的,里面虽然放着竹床,但夜间从来不住人。乡间民风好,加上家家都种瓜,瓜是不用看的,瓜棚多半是用来躲雨的,更多的时候是孩子玩乐的场所。

吃过午饭,孩子们坐在瓜棚的竹床上打牌、下棋、拍纸板,渴了就跑到瓜地里,用手拍拍这个瓜,拍拍那个瓜,从声音里辨别出最熟的那一个,摘下来抱到瓜棚里,大家七手八脚砸开后,拿着就啃。玩累了,吃好了,倒到竹床上就睡着了。常常是在雷声中惊醒,揉着眼睛,翻身坐起,双腿吊在床边,茫然地看着棚外翻滚的黑云以及云间张牙舞爪的闪电,直到大雨铺天盖地而来,心里才会兴奋起来。不一会儿,大雨变成细雨,渐渐停了,孩子们光着脚丫跑出瓜棚,依旧浓烈的太阳斜斜地挂在西边,村庄上空飘过灰白色的云块,高大的树木上挂着亮晶晶的雨珠,湿漉漉的瓜叶在阳光下青翠逼人。大群的红蜻蜓在瓜地上飞翔,透明的翅膀,扇动着明亮的阳光。有时候,还可以看到彩虹,孩子们

叫嚷着“出窍了”,惊喜地抬着小脸,看着彩虹。大人们在雨停后,顶着草帽、扛着农具,走出村子。孩子们也结束看瓜的任务,或是帮着大人干活,或是另找地方玩耍。

菜园一般都接着瓜园。菜园里的茄子需要搭架,山药需要搭架,黄瓜需要搭架,豆角更需要搭架。豆角刚长出藤蔓时,大人们在每棵豆子上旁插一根竹子,在一人高处把五、六根竹子系到一起结成一组,再横着把每一组用长棍连接到一起,结实、好看的豆架就搭成了。十天半月,豆子爬到一人高就开始开花结果了。豆角花是紫色的,形状像美丽的蝴蝶,有着淡淡的清香。薄翼细腰的黄蜜蜂忙碌地穿梭在豆架之间,兴高采烈地成全了每一朵豆角花的爱情。

瓜棚,豆架,雨丝,伴着农人从春末走到秋初。瓜吃完了,瓜秧黄了,豆架上没花了,蜜蜂不再来了,空气里带着一丝丝的凉爽,让人心生曲终人散的怅茫。然而,瓜棚还在,搭豆架的竹子一根根抽回去放好,明年还可以用。

岁月悠悠,周而复始,瓜棚豆架,雨丝依旧。

天水奇石

颜士州

昔日苏东坡任凤翔县官时,曾得到一块石头,把它装在一个盆子里,供于案头,视若珍品。闲暇无事,或邀朋共赏,或独酌独赏,发逸思之情。因为爱那石头,连它的产地也向往,终于有了“老夫真欲往仇池”的感慨。仇池就是天水地区的仇池山,这石头便是产于山上的“仇池石”。这是一种瘤状泥质结构的石灰岩。形状为瘦长柱体,表面有许多圆形瘤或小孔洞,嶙峋有趣,突兀峥嵘。颜色多为赭红色,衬在仇池山翠绿的茂林修竹丛中,便是一幅清新幽雅的天然画卷;采下来放入盘中,不加修饰,又成为绝妙的盆景。

被誉为甘肃“小江南”的天水,多水、多矿、多奇石,仇池石只是其中之一。

在绿树环抱,古寺森森的清水县牛头山鹿公庵附近,有一种质坚如石,色彩艳丽的鹿公石。相传明代有位名叫鹿蕴的名士,脱俗出家后,出游到此,因爱上山上美景,便在此隐居修行起来。鹿公不爱钱财,将众人供奉的金银统统倒入滚滚的牛头河中,遂变成现在的鹿公石。

这是一种高级配景石,碧绿如翠,纹样奇妙,有的如云霞锦滴,有的如鸟似兽,有的如仙女散花。若在一方空白玉盘中,盛满清水,置以鹿公石组合的小假山,间植五针松或其它针叶树、藤萝之类,山石和水中倒影,上下辉映,既有漓江山水之妙,又得黄山云松之秀,其丰姿真是冠绝古今。鹿公石属板岩与千枚岩,

是由页岩变质而来的,分布广,加工也容易。每至夏季,暴雨山洪,牛头河水便将鹿公石带到下面的河滩,嗜石者竞相拾。现置于天水市文化馆内的两方高二米的鹿公石即为此石的精品。

武山县鸳鸯镇的邱家峡矿段,有一种储量非常丰富的超基性岩石。从化学成分看,属年轻碧玉一类,当地俗称鸳鸯玉。这种玉石质地坚硬,细腻均一,颜色鲜美,有一定的透明度和光泽感,滋润感。所以玉石上的纹样除了似蛇纹、若瀑布,还像月夜星空,像晨光破晓,分外晶莹。人们根据材质加工成的各种晶莹玉润的工艺品和覆面细工板材,在国内外身价很高。最有名气的是用它制成的夜光杯,已从质量的造型上超过了酒泉。中央领导曾将此玉做的双龙杯赠送给外国贵宾。

此外,天水还产色雪白、光耀,质坚硬的脉石英石,是园林中布置冬景的绝好材料。当地人爱在庭院里用它叠假山,配上几树红梅,很有点“已是悬崖百丈冰,犹有花枝俏”的韵致。至于玲珑剔透的水秀石,几乎遍布天水各县,其佼佼者又推天水县太阳山的鸡骨石。这种石头遍体有漏洞相通,石体弯凹斗漏,皱折迭滑,怪异横生。大多数石身瘦削,下小上大,巍然俏立,古人说山石之妙,常用“透、漏、皱、瘦”归纳,鸡骨石确有这些特点。

千里迢迢来到天水的客人,能得到一块天水奇石,也称不虚此行了。



在我们小区,如果说我们家是“党史之家”,估计没有任何异议,因为在我们这个家庭当中,祖孙三代都与党史结下了深厚的情缘:父亲忆党史,儿子(我)写党史,孙子讲党史。

父亲出身贫苦的农民家庭,是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。他曾参加过辽沈战役、西南剿匪战役、解放海南岛战役以及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一、第三和第五次战役,可以说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兵。

父亲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后,始终没有忘记他所经历的那些峥嵘岁月,把那些炮火硝烟的经历看作是人生的财富。我从记事起,就清晰地记得父亲经常给我们讲述一些他所经历过的战斗,黑山阻击战,塔山阻击战,活捉美国鬼子等等。进入晚年,父亲对他拥有的这笔财富更加珍视,每逢家庭聚会,都会指着镜框里发黄的老照片,给我们回忆他的战争故事。

父亲说:“我们党走过了百年的艰辛历程,百年,有多少故事可以回忆啊!那么多的共产党员抛头颅、洒热血,才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,多么不容易啊!要永远记住我们的党和国家走过的那些沟沟坎坎!”

父亲文化水平不高,他讲不出太多的大道理,但父亲知道:听党话,跟党走,把党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,是无上光荣的职责。

退休后,父亲受聘成了一名校外辅导员,他经常和孩子们聚到家中,然后一同回忆那些峥嵘岁月。他用通俗易懂的故事,鼓励孩子们传承红色血脉,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。凡是认识我父亲的人,都夸他是一颗越老越闪光的“平民明星”。

只是父亲对自己身上的“光环”并不太在意,这些年来,他不但没有向组织上提出任何要求,而且还拿出自己的退休金,偷偷地资助贫困学生。在父亲的身上,我看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责任、担当、本色和底色。

父亲所忆的党史故事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,从小,我就喜欢读红色故事、看战争题材的电影。参加工作后,我喜欢利用业余时间写点豆腐块文章。3年前,我忽然想到:既然我喜欢写文章,为什么不把父亲的那些战斗经历记录下来呢?这也是一种党史资料呢。

我把父亲的那些故事记录下来,写成文章去发表,可以让更多的人接受红色教育,从中汲取力量,不忘初心,砥砺前行。说干就干,我利用双休日,整理父亲讲的党史故事。哪里有记不全的,就随时向父亲电话核实。

父亲已是耄耋之年,行走不便且听力受损,但是他对我的这种做法非常支持。他说你们这一代人文化水平高,有责任把党的优良传统以文字的形式传承下去,让孩子们看看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。

父亲的鼓励与支持,给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,仅仅两年时间,我就整理出了30多万字的党史资料。我把这些资料打印成书,由父亲寄给他的老战友们,请他们进一步完善。父亲的老战友对我的做法极为赞赏,他们不但补充了很多内容,还寄来了好多当年的战争实物。在这些老兵的帮助、支持下,我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,一篇又一篇党史故事从我的笔下写出。

尤为可喜的是,我因撰写党史资料而有幸调到了党史研究室工作,成了专业的“党史宣传员”。

我的儿子大学毕业后,在一所农村中学任教。学校开展党史宣教活动后,儿子突然找到我,让我把我写的党史书稿先打印出来,他拿到课堂上,变成了他在全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地域教材。到底是年轻人,脑瓜活,把我写的党史故事,变成了演讲稿、快板书、相声、评书、灯谜等艺术形式,寓教于乐,进行宣讲,从而扩大了党史宣教的普及面,提升了党史教育的影响力。

在儿子的努力之下,全校一二三四年级都成立了党史学习兴趣小组,儿子还被学校推选为德政课的“总督查”,负责校内16个班级的党史宣教工作。儿子的口才很好,我撰写的党史故事经过他的加工,再从他的嘴里讲出去,真正实现了“二度创作”,更加通俗易懂,入脑入心,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。

家长们在班级微信群里纷纷为我儿子点赞,有的家长还主动邀请到他们的单位去上课呢。

祖孙三代齐上阵,各司其职为党史。爷爷忆党史,儿子写党史,孙子讲党史,祖孙三代的“党史情缘”,也由此在我们那个小区传成一则正能量的坊间佳话。

